

鬥長命

伍淑賢

看《三個小生去旅行》，胡楓和謝賢倚老賣老，胡言亂語。的確，憑他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粵語片影響的資歷，足有條件成為今天的一對活寶兒。

膜拜十字架

蘇狄嘉

由第比利斯出發，驅車二十五公里到達古城梅斯克達(Mtskheta)，它是古代格魯吉亞的首都，建於西元前二零零零年，市內眾多珍貴的宗教建築已於一九九四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馬奎斯自傳，說到當年首都波哥大的生活，看得人眉飛色舞。比如他在報館當記者，邊跟一班文藝青年混，他們常泡的咖啡店也非常友好，基本上廿四小時常開，誰窮沒處睡，信都寄到那兒去。

斯維特斯克維里大教堂(Sveithskovet Cathedral)字面上的意思是生命支柱，是一座寬弘的建築物，裝飾得富麗堂皇，建於西元十一世紀，是格魯吉亞的皇家教堂。

風流補墨

黃仲鳴

平生愛看《聊齋誌異》，做效之作也看了不少，卻無佳作；王韜的《後聊齋誌異》也看了，雖別有新意，仍覺東施效顰。

《後聊齋誌異》本由上海點石齋石印，曰《淞隱漫錄》。後上海鴻文書局和橫山局照原縮印發行多次，這縮印本將原書自序中的「而名之曰淞隱漫錄」，改為「而愛名之曰後聊齋」，書名則改為《繪圖後聊齋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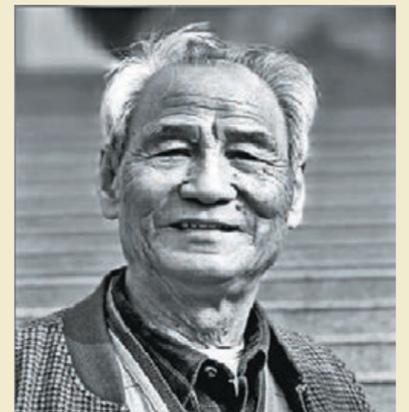


此書又名《後聊齋誌異》。作者提供圖片

詩星隕落，硬骨矗立

——痛悼牛漢先生

深重的苦難，在被捕獵的命運中掙脫出來，有如汗血馬，「四腳騰空的飛奔/胸前才感覺有風」，「渾身蒸騰出形雲似的血氣/為了翻越雪封的大坡/和凝凍的雲天/生命不停地自燃」；這是流盡最後一滴血，用筋骨還能飛奔千里的寶馬，誠然這是悲劇。



牛漢先生。網上圖片

飛着，歌唱着」。「在風雲變幻的天空/畫下鷹的壯麗的一生」，彷彿只有飛翔才是他最崇高的理想。當然，這也是一對矛盾體，誰不想飛/而誰又能從這/苦難的大地上飛起來呀！

牛漢老師寫過一首長詩叫《夢遊》，堪稱「世界第一」，並且空前絕後，因為這首長詩是他親身經歷，在寫這首長詩之前，他已經得了近四十年夢遊症，從不自知到後來自知，經歷了一次特殊的人生旅行。

10月9日上午，像往常一樣打開《文藝報》電子版瀏覽，突然，我的眼睛被一個標題刺痛：著名詩人牛漢逝世。猶如晴天霹靂，萬分意外！9月29日晨，那個享年九十歲，身高一米九的詩人倒下了，那個在中國詩壇可以跟艾青、臧克家齊名的重要詩人離去了。

杜亦有道

阿杜

人生一命可就慘矣

當年在《新報》附營的仙鶴港聯電公司做了近廿年同事，慣了叫得開「董仔」，至今大家都年近七十老態龍鍾，「董仔」後期成為嶺南派宗師楊善深大弟子，阿杜則公認仔也董仔。

思旋

思旋

何以爲生？

人生在世總有煩惱事。可不可是嗎？有錢也煩，無錢也煩。若然，不知足必有煩惱事。低息甚至零息的日子已有一段長時間了，那些長者靠息養老者可真慘哉，只能是「食老本」而無入息。

梅足跡

車淑梅

訪問高仲奇夫婦

高老師的父親高嶺梅是當年攝影大亨，在內地許多大城市均有影樓和藥房，賺到了錢便買張大千的畫，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近年，人民幣不斷被看好，人民幣產品同受歡迎。香港成為中央的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人民幣幣池相應是大了，惟始終相對於內地而言，當然太少了。所以，香港行政長官以及財經官員積極向中央爭取放寬港人兌換人民幣上限，好讓香港人民幣市場有更活躍的條件。